

“青未了”和“青未了”

□马瑞芳

齐鲁晚报副刊叫“青未了”，我这篇短文题目写“青未了”，这个错字有段读者关注齐鲁晚报的幽默小故事。

十几年前的一天，我到银行取钱，手续办完，柜台小青年突然好奇地问：“马老师，你最近怎么没给‘青未了’写稿？”

我先是一愣，接着偷着乐。小伙子把“青未了”读成“青未了”，他肯定不知道齐鲁晚报副刊名从诗圣杜甫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”名句而来，但他喜欢这副刊。这个阶段我没给“青未了”写稿，连银行的小伙子都觉得我失职了。好玩不好玩？

连续看齐鲁晚报将近三十年，我应该算忠实读者，而首先是做“青未了”作者。晚报创刊时，山大中文系毕业的孙培尧邀请我给副刊写组文章，如《秦始皇和潜水艇》、《头颅移植古今说》，都是千字随笔，一周一篇写得兴致勃勃，后来收进我的随笔集。有一天，我家正在上中学的嘎小子用不逊的口气说：“你的文章四分钱一张在街头卖呢！”哈，这说明我走出象牙塔啦。

1991年初，培尧来派活儿：“马老师写个共产党员吧！”我回答做不来“奉命文章”。让我写共产党员？除非写余修！培尧说：那就写余修！余修在延安编墙报曾约请毛泽

东主席写稿。李希凡等读书时，他做山东大学教务长，后来做过山东省文教副省长。他做省政协副主席时，跟家父住在同一大院。家父生病，他亲自与医院联络，一天两次跑家里“送信”。余修比家父小几岁，但我喊“余伯伯”，常跑他家“烂板凳头”。在我心目中，他不像什么高官，倒像可随意谈笑的“聊伴”，是能孩童般呵呵大笑的坦荡好人。写如此可敬可爱的老共产党员、熟悉如家人的长者，自然信笔拈来，“文思如涌”，写到结尾，突然想起上中学时读《牛虻》的结尾：“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，都是一只快活的大牛虻！”我将其改头换面成“不管您活着还是您离去，余修伯伯，您都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！”当年省委宣传部组织建党七十周年十四家报刊征文评奖，这篇文章获得唯一的一等奖。我自然高兴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余修家人和好友的鼓励。《余修伯伯》题目旁配余伯伯照片在“青未了”发表后，路遇萧涤

非先生，老师跟学生开玩笑：“‘大作家’在晚报占一整版，把人家的广告都挤掉了！”萧先生自称当年从校领导余修“受惠良多”，看到写他很高兴。余修夫人张大姨对我说：“余修在你笔下又活了。”刘白羽写来一封信：作为余修同志的好朋友，我感谢你！说实话，如果不是“青未了”赶着鸭子上架，我大概想不到写这样的文章。二十八年间给“青未了”做专栏作者，开过“野狐禅”等多个专栏。二十年前写“趣话聊斋”，韩青组稿，臧克家先生题写专栏名。此前“青未了”发我的随笔专版，中间有臧老精美题词：“随笔，似不经意，但从中可以见出作者的性格、情趣和修养，瑞芳同志是很欣赏的散文名家，从她的随笔中透露出非凡的才华。臧克家题句，1994年8月29日。”跟“青未了”合作之前，我常常写高头讲章式学术论文和所谓“正规散文”。因跟齐鲁晚报合作，写起活泼短小的随笔。这种写法对我后来到百家讲坛“说聊斋”颇有



齐鲁晚报是一桌大餐

□左建明

1988年某一天，我到大众日报社办事，在陈旧的走廊里，看见一间房门上贴着纸条：齐鲁晚报编辑部。往里一瞅，见几个青涩的好像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正埋头工作。我并未意识到，此后的日子，我会与这帮年轻人交上朋友。皆因文学，皆因青未了副刊。

他们向我约稿，写散文随笔。我人到中年，正是怀旧与沉思默想的时段，追求真实，厌烦虚构，也算是正中下怀。比如，宽容以做人、激情以作文；比如悖论与困惑，犹如漂浮的岛屿；比如愧说往事，反省自身人性的弱点，尤其是“文革”中的黑暗瞬间。有人说，你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。于是我愈加乐此不疲。

省城的文学圈子并不大，我又在作协工作，所以，和青未了的朋友经常在各种文学活动中见面。最早的是孙培尧。他常常在春节前后设个饭局，招待一群朋友。席间，他

总是给大家带来真诚与幽默，新观念新思维犹如醍醐灌顶。即如朱德发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，也难免时有大梦初醒的感受。韩青则以才情打天下，深潜于文学与绘画，又飞翔于大众传媒与文化。偶有尖刻，却讨人喜欢，盖因内心厚道。他们虽然已离开青未了副刊，但他们经营的一个小时代的文学氛围、味道和余音，至今仍然令人深深怀念。李秀珍至今还坚守在副刊中心，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深青未了。想到她，便不由自主地链接到齐鲁二字，齐鲁之雅、之仁、之智、之韧，大可抽象为一个齐鲁好女人。她深谙耳顺之

爱听耳顺之命的命门，把你的稿子夸奖得春风沉醉。于是，你心甘情愿，再再努力，使劲儿写好下一篇稿子，以便能听到她的下一次颁奖辞。哦，还有向平、孔昕。她们的令尊，是在作协工作时的政治舵手、学术导师，而她们又是我的责编。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自有另一番情意。

这些年来，我还真的就愿意给青未了副刊投稿。所谓散文随笔，本质上就是写感情写想法的，就是写给自己写给亲朋好友的。正是因为有青未了这些信赖的朋友，投出去的稿子才不会招惹麻烦与尴尬，才不会泥牛入海无消息。文章发表之后，每每能听到一



我与青未了

□刘玉堂

呀，齐鲁晚报出版一万期了呀！一万期可不是小数字，它足以让一个栏目或品牌，成为名专栏或老字号；也足以让一位青年作者或读者，人到中年或老年将至；更可以使一种创意与追求成为一种特色或传统。在“万期”这样的数字面前，只要与之有点联系，总会思绪万千、感慨万端的，也自然会想起与之有关的诸多往事与故事。

像我这种从新闻报道转到文学创作上的作者，一般都非常重视各类报纸的副刊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开始学习创作的时候，所有文学刊物都没恢复，我的有点文学味道的处女作就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。我与《齐鲁晚报》的联系，也主要是跟“青未了”文学副刊的联系。

还记得刚创刊时的“青未了”，编辑们一个个都是很好的文学青年，有的还出版过诗集，都想将副刊搞出点名堂。故而想法层出，创意不断，研讨、采风、征文之类的活动频频。他们有什么新想法也经常与作者沟通。我第一次应邀在“青未了”开专栏的时候，尚不知随笔为何物。副刊的编辑就告诉我，凭着你农民的视角、平和的心态、朴素的谈吐、幽默的语言，你闲拉呱就行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想说什

么就说什么。我便想当然地说起来，名字就叫“玉堂之说”。哎，不想还引起了一点小反响。有一次我坐公交车，遇见两个人就《玉堂之说》是不是“玉堂酱园”赞助的发生了点小争执，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还热热的，挺感动。

我乐此不疲地热衷于向各类报纸副刊投稿便始于此。后读孙犁先生的文章，发现对副刊情有独钟的作家大有人在。孙犁先生云：向报纸投稿，其利有三：一为发表快；二为读者面广；三为防止文章拉长。况余初起步时，即视副刊为圣地，高不可攀，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、幸事！至老不疲，亦完其初衷，示不忘本之意也。唯投稿副刊，必有三注意：一、了解编辑之立场、趣味；二、不触时忌而能稍触时弊；三、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。书此，以供有志于进军副刊者参考。鲁迅的文学事业，起于晨报副刊，迄于申报副刊，及至卧床不起，仍呼家人

“拿眼镜来，拿报纸来！”此先贤之行谊，吾辈所应借鉴者也。

孙犁先生的这个“不触时忌而能稍触时弊，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”，也是我给副刊写稿一直谨记并努力追求着的。

从我在部队干新闻报道开始，就养成了个搞报纸剪贴的习惯，至今已集二十本有余。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，齐鲁晚报创刊以来，我发在“青未了”上的文章竟有近三百篇，开专栏三次，分别为《玉堂闲话》和《戏里戏外》；汇集出随笔集四本：《玉堂闲话》、《我们的长处或优点》、《好人似曾相识》和《戏里戏外》；连载长篇小说缩写两次，分别为《乡村温柔》和《尴尬大全》，还有十次以上的中短篇小说缩写与简介；得副刊的各种奖项二十多次，有两次还得了全国报纸副刊学会的一等奖。

青未了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万期之间，编辑换了一茬儿茬儿，却初衷不改，热情不减，点子



些熟与不太熟的朋友老乡说，又看到你的哪一篇文章了。齐鲁晚报发行量之大，读者之多，也是极重的诱惑。想想有几十万上百万家庭的桌子上摆放着齐鲁晚报，上面有你的文章，通过阅读，你的语言、情感、思想与他们交流，进而拨动他们的心弦，该是多么令人欣慰的情景！

因此，也便有了责任与良知。你传达的事件是真实的吗？你的情感是美好的、充满善意的吗？你表述的思想是高尚的、符合人类文明趋向的吗？

二十七年过去了，齐鲁晚报出了一万期。青未了副刊发了多少文章，读者有多少人，或许也有可能统计出来。然而，它们在人心的滋养、思想的建构、知识的累积等方面却是无法统计的。齐鲁晚报是一桌大餐，而青未了则是一瓶好酒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原山东作协副主席）

不断，我与他们的友情也始终如一。像我这种用方言写作，而又比较讲究语言特色或味道的作者，必须互相有较深的了解与信赖才能合作得长久，比方不乱改稿子。我这里的编辑不是不能改稿子，而是不乱改。方言或生活语言，一般都不怎么规范。你若将其统统改为书本语言或新闻话语，规范是规范了，但味道没了。我与青未了的编辑有这种了解与默契。故而，我格外珍惜和感念与“青未了”那种作者与编辑、作者与报刊的纯粹的关系：没有利害或利益上的交际，只有业务上的互相依存、互相支持，共生共荣、互利双赢，当然还有自然而然、年深日久的友谊。

万期之间，我们的写作手段与投稿方式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作为一个稍老一点的作者，至今依然怀念两件事：一是给报纸开专栏的时候，常常凌晨两三点，揣着装有刚写完稿子的信封，翻过单位宿舍的大铁门，去马路旁边的邮筒那里塞稿子。二是下雨或下雪的时候，打着伞到报摊儿上买载有自己作品的齐鲁晚报。——是的，我对齐鲁晚报有感情，对“青未了”更有感情。情感系之，至老不疲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原山东作协副主席）